

我的“长征”： 山海间的青春远征

山口镇中学八年级 徐婉萍

台灯的光晕亮了又暗，墙上的计划清单已被红笔圈画得密密麻麻。从宁波转学到青田的那个初秋，我攥着皱巴巴的转学证明站在校门口，忽然懂了：于我而言，这场青春的“长征”，是与陌生环境的角力，更是和惰性的持久战役。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”，默念这句话时，脑海里总会浮现《红星照耀中国》里红军渡过大渡河的画面——铁索桥寒光凛冽，战士们却以血肉之躯冲锋，这让我明白，我的“长征”也需要这般无畏与执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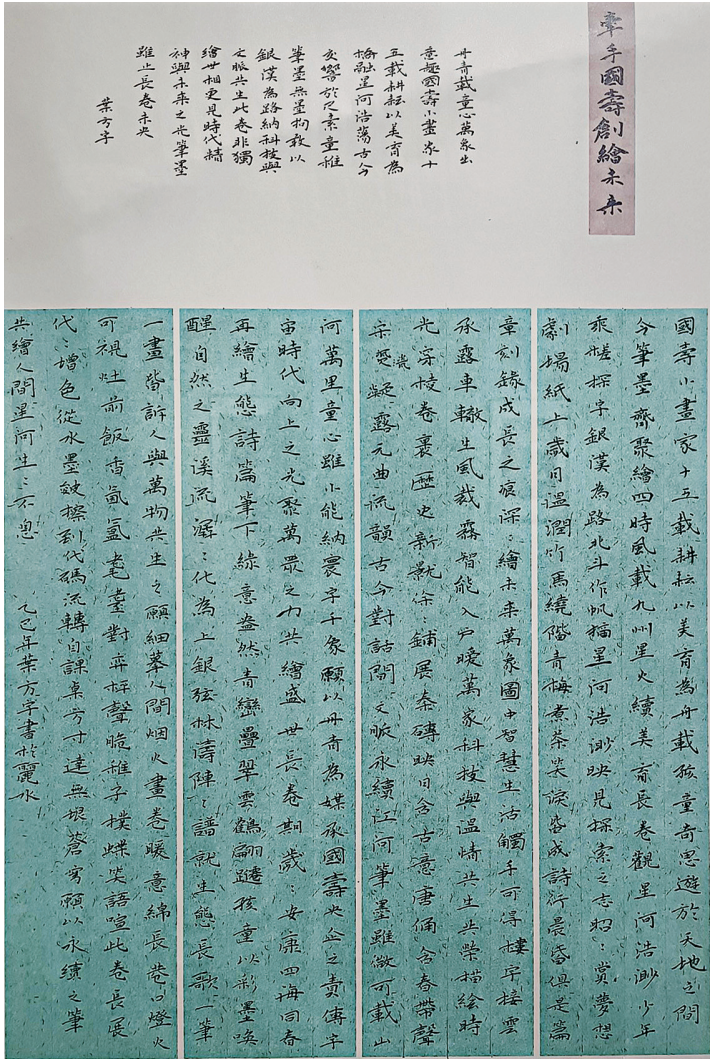
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以纪实之笔，镌刻下红军从赣南到陕北的艰难转战。那不仅是二万五千里的征程，更是红色精神的熔铸：缺衣少食的战士们嚼着草根翻雪山，冻得发紫的手仍紧握着步枪；泸定桥的铁索在炮火中震颤，他们却迎着弹雨向前——这份“永不言弃”的信仰，成了我转学后最亮的光。初到青田，方言像道无形的墙，课堂上我总因听不懂而发愣；数学成了我的“娄山关”，曾经熟悉的题型换了表述，我对着习题册枯坐深夜，眼泪好几次砸在作业本上。直到读到书中“红军夜袭娄山关，冒雨攻守夺隘”的段落，我忽然攥紧笔：战士们能在暴雨中攀越天险，我为何不能啃下这道函数题？

长征是直面挑战的史诗，也是青春逐梦的注脚。红军面对饥饿、严寒从未退缩，我便学着把这份坚韧刻进日常：英语曾是我的“腊子口”，口音不标准让我在课堂上不敢开口，可想到红军“飞夺泸定桥”时，连惊涛骇浪都挡不住冲锋的脚步，我开始对着镜子练发音，把单词写满便利贴贴满书桌；历史课背不下年代事件，就模仿战士们“以歌记史”的方法，把知识点编成顺口溜……每当解到深夜，窗外的山影沉默如当年的雪山，我就翻开书读“红军过草地嚼皮带”的情节，那苦涩的坚韧，总能让我重新坐直身子。

转学后的第一次月考，我拿着进步二十名的成绩单，站在青田的山风里忽然懂得：长征是信仰的淬炼，也是平凡人超越自我的征程。就像红军靠着“革命必胜”的信念走完漫漫长征路，我也在学习里揣着这份执着：被难题困住时，想想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坚守；想要偷懒时，就翻到书中“红军宿营仍学文化”的细节……如今再看那些划满红勾的试卷，仿佛每一道题都是我“长征”里的一座“关口”，而《红星照耀中国》里的故事，就是我最坚实的“军旗”。

我的“长征”还在继续，就像红军的精神永远在路上。我知道求学之路没有终点，就像长征精神从未落幕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会带着这份从宁波到青田、从书本到生活的执着，把每一次挑战都当作“飞夺泸定桥”的战役，在青春的山海间，走出属于自己的、闪耀着红色光芒的远征路。

指导老师：陈 蝶



《牵手国寿, 创汇未来》

铁中集团九年级 叶方宇 指导老师：周小鸯

那件褪色的衬衫

温溪实验学校九年级 李任品

成长，从来不是轰隆的雷声，而是无声的雨滴，渗透在生活的褶皱里——比如父亲那件褪色的蓝衬衫。

那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领口起了毛边，袖口磨得透亮。可父亲总是穿着它，春夏秋冬，像是长在他身上的另一层皮肤。“干活穿的，舒服。”这是他唯一的解释。年少时的我，却为此感到难堪，总觉得那抹褪色的蓝，衬得我也灰扑扑的。

要去城里亲戚家做客的前夜，我支支吾吾地提出请求：“爸，明天能穿件新衬衫吗？”父亲正在看天气预报的手顿了顿，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电视屏幕。

第二天，父亲还是穿了那件蓝衬衫，只是看得出仔细熨烫过，每一道褶皱都透着小心翼翼。在亲戚家光鲜的客厅里，他挺直了总是微驼的背，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上，像个小学生。那一刻，我突然发现，那件衬衫的肩线已经松垮，颜色也深浅不一——它老了，和父亲一样。

返程时，暴雨倾盆。父亲把伞几乎全部倾向我这边，自己的半边身子很快湿透。路过一段积水时，他毫不犹豫地蹲下：“上来。”语气平常得像在说“吃饭了”。

我伏在他背上，第一次离那件衬衫如此之近。雨水混着肥皂的清香，那是太阳晒过的味道，是干净劳动的味道。衬衫的布料在雨水中变得透明，我能清晰地看见底下瘦削的肩胛骨——就是这并不宽阔的肩膀，扛起了我们整个家的重量。

雨声很大，大得盖住了我的哽咽。泪水混着雨水流进嘴里，咸涩中，我懂得了沉默的父爱。

如今，那件衬衫还挂在老家的衣柜里，像一面褪色的旗帜，记录着一个男人如何用他最朴素的方式，诠释了爱与责任。而我也终于明白，最深沉的成长，是当你能够读懂一件旧衬衫的语言，听懂沉默背后的千言万语。

指导老师：蓝瑶瑶

夜游太鹤湖： 一场光与水的对话

高湖镇小学六年级 王子乐

暮色四合时，我登上了青田太鹤湖的游轮。船舷的木质纹路在暮色中泛着温润的光泽，像是被岁月摩挲过的琴键，等待着被夜色奏响。随着汽笛一声清鸣，游轮推开粼粼的江水，将两岸的灯火渐次点亮。

江水在夜色中呈现出深邃的墨蓝，像是被揉碎的星空沉入湖底。游轮划开的浪痕在月光下泛着银白的涟漪，仿佛是江水在夜色中写下的诗句。船尾拖曳的白色水痕，时而被两岸的灯光染成金黄，时而被桥洞的阴影浸成墨色，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。船行处，波光与星光交织，让人分不清是江水在流动，还是星辰在沉浮。

两岸的灯光秀是这场夜游最动人的乐章。起初只是零星的暖黄，像散落的星子缀在岸边，渐渐地，整片河岸都苏醒了——青瓷色的光晕勾勒出飞檐的轮廓，绛紫色的光带缠绕着古桥的拱券，金色的光瀑从楼宇的玻璃幕墙上倾泻而下。最妙的是那座跨江太鹤大桥，千万盏LED灯组成的光带随着音乐节奏明灭，时而如流星划过天际，时而似银河倾落人间，将整座桥变成了一架横跨江面的七弦琴。

游轮上的游人皆屏息凝神。有情侣相倚在船头，任晚风撩起发丝，将倒影碎在粼粼波光里；有孩童趴在栏杆上，手指追着光影奔跑，惊起一串银铃般的笑；更有白发老者执扇而立，目光随着光影流转，仿佛在追忆某个被灯火点亮的旧夜。我听见身后有人轻声感叹：“这光，这水，倒像是把巴黎的塞纳河搬来了青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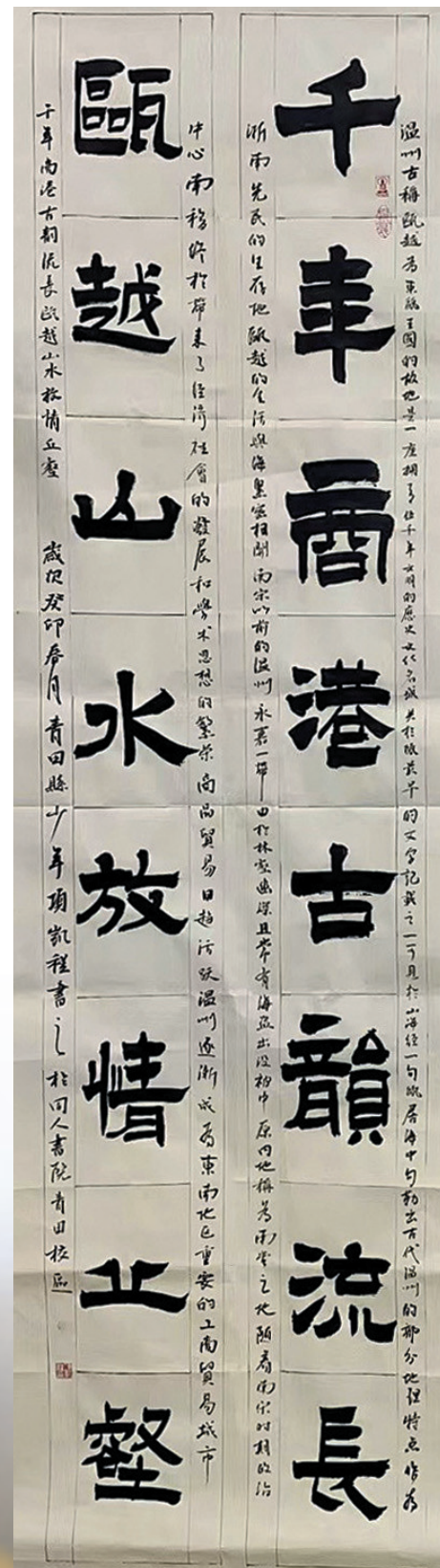
当游轮缓缓靠岸，我仍沉浸在那场光与水的对话中。太鹤湖的夜，既非纯粹的自然之景，亦非简单的科技造物，而是传统与现代在江面上达成的默契。那些在光影中沉浮的倒影，何尝不是我们心中对美的永恒追寻？

指导老师：李 静



《幸福树》

东源镇小学三年级 孙星瑶 指导老师：孙 爱



《千年瓯越》联

船寮镇中学九年级 项凯程 指导老师：陈虞翔

